

一師校集

第八期

出版二期星

日五廿月四年二十二

目錄

思想與感情的一點小小管見	張紹烈
慰勞	
一件新衣	
遊泰一囊	
泰安旅行雜感	
聞校	
附 第九次校務會議記錄	
附屬第二小學訓育大綱(續)	
解華	
瓜	瓜
子	子
瓜	瓜
子	子
瓜	瓜
子	子

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出版

思想與感情的一點小小管見

(續) 張紹烈

從上面的兩段話裏，彼此的對談，雖然是很簡單。然而我們總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來，我們若看了前者的原文，誰也能為克羅得掉幾滴眼淚，這就是受了本篇的感情作用，感情雖然是濃厚，然而牠無疑的是表存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衝突，及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的反抗，再看後者牠是無疑表現一個婦女，受着家庭的束縛，看穿了男子的自私，與家庭間的黑暗，不願意再玩偶似的住在她丈夫的家裏，而毅然脫離了家庭，做一個獨立的人，不甘願再做傀儡，這顯然是表現她進了家庭革命的思想。

我們知道一切文學作品裏，感情雖然濃

厚，然而可沒有不含有思想的，無論在明顯的，或者隱晦的，作者的思想，總是在作品中現出來的。譬如說，盧騷的自然主義，可在他的小說愛彌兒看出來，我們讀了托爾斯泰底復活，我們就可以看出托爾斯泰底思想來；讀了屠格涅甫的獵人日記，就可以看出屠格涅甫的思想來；讀了王爾德獄中記，就可以看出王爾德的思想來；他如阿爾志跋殺夫底工人級惠略夫，武者小路實篤底一個青年的夢等無一不是表現他們各人的思想的作品。所以文藝的實體是思想，這實在是真的確而極有根據的，蒲列汗諾夫曾說：「完全沒有思想的內容的那種藝術作品是絕對沒有的。」又說：「所謂藝術只表現着人們的感情，是不正確的。牠表現着他的感情，同時

也表現着思想……」蒲氏的話的確有他相當的道理啊！

舒先生以為感情濃厚的文學作品，便可以存留到永遠有價值。這個我未免就有了疑問，一回最大的憾事，就事舒先生沒有把感情給我們分析清楚，我以為感情是附隨思想而來的，沒有一件事來刺激你，你絕對不會平空發生了感情。一個乞丐向你求憐憫，在你施錢給他的時候，你雖然口中沒先說，我應當憐憫他，要知道然而你那憐憫他的思想早就由腦中很迅速的走過了。所以你對某事有了感情，就是對某事動了思想。總之你腦筋中不先有了思想居住，你有的感情，是盲目的，是隨口糊說，那有感情與無感情有什麼意義呢？我們感情是要有意義的，是要有

目地的。有了意義，有了目的地，乾脆的說，就是有了思想的成份。思想是隨時代變遷的。思想既然變遷，那就影響到感情的本身。所以我們知道思想和時代是有關聯的，也就是說感情和時代是有關聯的。在浪漫主義時代的感情，是浪漫主義時的感情；自然主義時代的感情是自然主義時的感情，以及新浪漫主義，新寫實主義都是。要知道前一時代對某事物起了感情，到後一時代就未必對某事物再起感情。在前一時代，對某事物起的感情，在後一時代未必還存留着。你能說某一時代和某一時代的感情都是一貫下來的麼？感情的不一樣，就是因為思想的改變啊！在封建社會下的文學，在感情方面你能感動的使人人都作賢臣良民，這便是有感情的好作品；在目前的社會的文學，感情方面你能使人人知道社會的惡劣，知道一般人民的痛苦，這便是有感情的好作品，我試問爲了你的作品感情濃厚，而作了賢臣良民、人人爲了你的作品濃厚，而感覺到自身的痛苦，而想解救的方法。作賢臣良民是不是正是你的思想？想解救自身痛苦，是不是正是你的思想？這正像我上面所說的話「感情愈濃厚思想愈高深」這句話或者不至於太錯了！由此可以看出思想感情與時代的關係

了。舒先生以爲有了濃厚感情的文學便可以流傳到永遠，換句話說，就是舒先生以爲感情是古今一貫的，這樣說法，感情是附隨思想而產生的，那麼思想也就成了古今一貫的了？這個恐怕舒先生對於思想，感情與時代的關係太模糊了吧！

的確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環境，就有那時代環境下的文學，就有那時代環境下的思想與感情，一個鄉下老先生說話時總是爲了皇帝，天下便安了，他要如何的盡忠，他要如何的親愛皇帝。一個從事革命的人，講話總帶出一種革命的氣味，這就是證明說，每一時代有每一時代的文學思想和感情，作家的思想與感情與時代環境是有關的。作者的思想與感情絕不會從半空飛來的，在上海的人，作品總提著上海的情形，生在富貴人家的，無論做什麼作什麼，有時不期然而然的有種公子氣出來。總之說思想是變換的，不是一貫的，籠統的，同時也就是感情是變換的，不是一貫的，籠統的，思想既然是新陳代謝，而爲什麼某一種感情能永遠存在呢？舒先生的感情真叫我不解，莎士比亞的作品，雖然偉大；然而牠對於我們現在的社會潮流早成了盲目的了。牠的價值，牠的偉大，只是在十六世紀，拿到現在並沒

什麼偉大和價值，我們看牠有價值，我們是把眼光射在十六世紀，並不是將眼光射在現在，如果將眼光射在現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也許就分文不值了。我的意思就是這樣說，某一時代的思想在現代失去了價值，就是某一時代的感情在現在失去了價值，舒先生寧說某一時代的一種作品在現在還有價值，是感情所致。要知道某一時代的感情和現代的感情絕不是一貫的，我這是要再說，某一時代對某種事物起了一種感情，如果某種事物到現在，起感情不起感情，那就十分不一定，思想是與時代有關係的，時代過去了，思想便失去價值；感情是與時代有關係的，時代過去了，感情便失去了價值，既然某時代的一種文學，思想失去了價值，感情也失去了價值，那麼舒先生爲什麼說，永久流傳萬古不磨的文學作品是因爲牠感情的濃厚，舒先生爲什麼不說永久流傳萬古不磨的文學作品是因爲思想的高深呢？

(完)

一九三三，四，十，作於東北樓上。

『慰勞』

路

『派誰去呢？』

『我左思右想，沒有可托的人，這是我

「去罷！」

「那頂好啦！我也打算請你親身出馬！你真是個不辭勞瘁的同志！」

「……」仁亭的嘴角上露了笑意，嘴裏却沒發出聲來。

仁亭躺在沙發上，帶着疲倦的樣子。處在烏雲滿天的時分，本來可以令人惱破胸懷。可是他倆爲着事務的忙碌，也就不管這個，依然工作着，仁亭正拿着一本長方的線裝賬簿一張一張地翻看，眼珠要跑去來一般地檢閱，樸夫站在一旁，似有監視的樣子，不過臉上表現和藹的態度。

這口兩間的小屋內，一時被沈靜戰勝；只有靠兩窗的長方桌上的馬蹄表一時不停地奏着均勻的拍子。

忽的一陣涼風，襲進屋內，把桌上的一張名單，吹到地上了，樸夫連忙過去拾了起來，鋪在桌上，挨次觀望，而這陣涼風帶給了仁亭一個寒戰，他抬頭四週掠了一眼，又恢復了原來的狀態。

沈靜了一大會，還是仁亭把寂靜嚇跑了

「我去倒可以——不過還帶幾個人不？」他尋思了不多少時候，才找出這問題來。

「必須帶上個人——你到C城購買東西，

必須有個照顧的。」

「那倒不錯，不過又多上一個人的伙食，這不是太背民意麼？——還是不帶的好，到那裏找個朋友幫忙也可以。」

「那更好了——你真是計劃周密的人才，你知道人民的金錢，是拿血汗換來的。」

「那是呀，總不可隨便妄費——可是今天報上載着我軍克復××鎮，我們趁此時機，明天我就赴C城購買物品，即赴前線安慰安撫諸位將士，那倒痛快！」

「很好很好！反正錢已湊齊了，——這微微的四千塊錢，也可以安安心心。」

仁亭與樸夫就這樣決定了。

(二)

「仁先生！孩子的爸爸沒在家，還是到明天再來吧！」

「王太太！你何不替戰線上的兵想一想，飛機轟炸地在天空中飛着，炸彈不住的拋下，砰砰槍聲，響個不停，子彈不住的從頭上飛過，這是多麼可怕那些可憐的兵士，是爲我們全民族把頭顱丟掉，是要用他們的血將中國的恥辱洗去，我們爲他們拚死不顧，也要去安慰安撫他們——你沒見昨天報上登着某某黨部委員，把全月的薪金都捐上了麼

？」仁亭信口開河地來一篇調話。

「唔——唔——怎麼老當鋪都完了！」王太太猛噴不對馬口地問了一句，「不……」

仁亭才要解釋，這家主人王先生大跨步地進來了，身上包着暖烘烘的皮袍子，上面罩着一件耀眼的杭州縐子馬褂，頭上蓋着一頂西瓜帽，左手提着手杖，右手領着他的五歲的小孫，一進門來，就望着仁亭掃了一眼，帶有懷疑的態度。同時仁亭即連忙站起來，表示很恭敬的樣子，連着就向王先生深深地點了個頭，這時王太太即搶着對她丈夫說道：「

「仁先生是來要錢的，我也不知道什麼事；你看吧。」剛說完了，一手牽了小孩，便退到屋裏去了。

「呵，王先生出去來！」仁亭很謙恭的說了一句，說話時還是站着。

「才領着小孫子到湖邊走了一趟——先生剛來吧！」這時他坐下了。

「是的是的，剛剛的進來，現在……」仁亭一面說着，一面伸屁股往椅子上。

「先生來募捐？」王先生打斷了仁亭的話，問道。

「這不過是諸同人的一點意思。——先

生是知道的，熱河戰事的激烈，我們這方面的兵士，拚命的打，日本才不能入關，我們才得以安居樂業。所以各處都到前線上去慰勞將士。我想我們不能坐視，——素日知道王先生是仗義疏財，揮金……

「豈敢豈敢！這種事情，我是很贊成的，也是我們應當作的，不過……，唉！不過近來凶事塞門，弄的手下分文沒有，唉！真沒有辦法，——可是明天我送去吧！」

「這種事情，是慈善事業，一點強迫性也沒有，是憑自己的良心做的，倘若沒……」

五歲的小孩子，一跳一躍地跑到王先生懷裏高興地這樣喊道：「爸爸，爸爸，我要買小金神，給我那五元錢，快……」同時把仁亨的話打斷了。

一會兒，五歲的小孩，顛着走了，也不等他爸爸的吩咐，同時他爸爸的面部漸漸地增色了，由紅而紫，而灰紫，間有蒼白的地方。

沈了一會，才變過顏色來，有些難堪的樣子說道：「這孩子暈頭暈腦，我今晨說欠酒店裏五元錢，他知不清楚，還有要錢！連救國的錢還沒有呢？買玩物！」

二十分鐘過去了，大約仁亨出來了，臉上微有笑容，衣裝也沒大凸起，王先生跟在後面送他。

「你還不起來，今天早晨用什麼煮飯，可不能連日和肚子作對，昨天晚上阿二就沒十分吃飽，半夜五更地哭個不住……」

「別噓別噓」

橙黃的光線，剛鑽了出來，酷寒的北風，還呼呼地吹着，仁亨依然直挺挺地躺在滿塗油灰的棉被底下，他的夫人已經離榻，在靠炕頭上的破箱子裏檢點未當的剩下的幾件衣服，一面喊着仁亨，和他商量：不料被仁亨嚇了一聲，便不再響了，——但是飢餓比別的來的凶猛，強忍而又忍，看着溫柔的太陽，爬到東邊樹頂上了，阿二又醉了。

「你還是起來，想想法子，光躺着，挨過今天，還有明天後天……呢？小孩子怎麼辦？」

「……」

這差不多是仁亨每天早晨一定發生的事。

件。

一天的下午，仁亨的一位朋友——在救青局服務——來到他家裏，與他商議籌款。

勞將士的義舉，他就慨然應諾了，兩人竭力的奔走，現在已弄到了幾千塊錢，所以仁亨的家庭也穩了。

「這還是用個老媽子吧！一些雜事要做，仁亨的夫人的言語。」

「可以，明天叫李媽來好了；他很有閱歷，」

「阿二的衣服太舊了，穿不了身上啊！」

「下午我們到三友裏去買幾件，同時你也買一件斗篷穿穿，你的衣服也不像樣了，」

「……」仁亨的夫人，很滿意地笑迷迷地瞅了仁亨一眼，走開了，

午後，兩輛黃包車拖着一對夫婦，直奔三友而去，

(四)

「烏」汽笛一聲，仁亨站船頭上與岸上的樁夫互相搖手。漸漸地樁夫退的很遠了，看不見船上的人影，樁夫便悻悻而返，仁亨坐在船裏，領略着G江沿岸的風景，忽而羣島掠過，忽而江水洶湧，很是有趣，而光高的太陽，懸在碧藍的蒼穹中，很坦白地顯露出來，與地球擁抱，帶出很親愛的樣子來，忽而一陣烏黑而濃雲，從東方颯颯地飛來。

奔而來，把光明的太陽，圍圍着吞下去了，頓時自然是表現陰森的景象，仁亭就在這個當兒，到了C城，登岸後，一手提着嶄新的皮包，一手提着被套，高聲喊道：『洋車！洋車！』

三五輛黃包車一齊跑過來了，仁亭跨上洋車，直奔G路，他的朋友雲坡家裏去了。見面之後，道了近安，便安排下了，談了一會，雲坡便問道：『仁兄！這次來此貴幹？』

『這不過因為幾年未來，很想來遊覽一次，別無用意！』仁亭很高興地回答。

從天亮起，一連數日，戲院，電影院，馬戲場……都有仁亭的足印了，而溫和的太陽，躲在九層雲裡了。

九，四，一九三三，○於東北樓下

一件新衣

蘗素

在這滿佈着灰屑的大道上，一個瘦小而穿着黃病的小孩，總是要經過兩次的——在每天的黎明和黃昏的時候。然而誰也不會注意到他，如同是對於其他路人一樣；但是在這些時候，却忽然特別的引起了大家的一翻議論，並且還延續了不少的時間，在這一小巷裏人們的口頭裏邊……

當那時這是初冬的時節，這才將七歲的福海，每天的早晨是照例的隨着他的母親一

同起來走出門去，但他總是必須要看着他的母親走到那從煙霧中吹着咆哮的汽笛的地方去了以後，他才肯挾着他那唯一的破舊包跑到學校裏去，一直到晚上才能獨自回到家去和他的母親見面。在書包裏帶來的幾塊紅色的麵包便是他過一天的唯一食料；雖然是必須得照時的繳納着茶水費，然而因為他自己沒有競爭的能力，同時又得不到別人的幫助，所以總是連白水也喝不足的。別人的食品，總都是些藥菜，點心，及水菓之類的種種合口的東西，而自已呢？吃的東西自然是遠不能和人家相比，就是那一身襤褸而污穢的衣服，每逢和別人站在一塊的時候，自己總也覺着有些不大配，自然是人家更不屑與他為伍的了……

這些景象時常會在他的小腦袋裡凝成一種渺茫的幻想，而且還是很堅實的緊據着的幻想——人家為什麼要會那樣的關氣？「窮小子」為什麼就是我自己獨有的綽號？為什麼人家都會三五成羣的去聚會，去門趨……而自已竟沒有去享受那種幸福的權利呢？……這在他也就算是最後的一個結論了。

有一天，學校裡在開什麼清潔比賽會：小福海在前一天晚上聽了他的教師訓話之後

，就告訴了他的母親——似乎是懷着一種迫切的希望，等待着她的回答，然而她只是嘆了一口氣，便把臉轉了過去，沒有談話，在這一度寂靜的壓迫之下，他自然是不會了解他母親的意思和苦衷的；只是在他的心中想着——母親又是爲了什麼事情傷起心來了呢？大概還是……忽然他的母親又轉過臉來，憂鬱而又帶着安慰的口吻告訴他說：『福海！媽媽不好，你明天不去上學罷，叫別人替你請假，就說媽媽病了……』

窗外颯颯的寒風，吹着銀色的月光，一步步的超過了壁上的樹影，到處寂靜的好像還把全世界變成了一個死者的葬叢。這無識的福海却在一度痛哭之後，就伏在他母親的膝下，臉頰顛倒的睡去了，但他在夢中只是不住的打着寒顫，發着高熱，嘴裏喃喃的嚷着：『……你們都是窮小子……』

第二天早晨，工廠裡的汽笛依然是狂獸一般的狂吼了兩次，學校裏上課的鐘聲業已催促到了所有的學生。只是福海他母子兩個却還是安然的睡在那陰溼而又矮小的白色的小屋裏邊；天空中是佈滿了雲翳，北風在窗那已破了的窗子上嗚嗚的怪叫，更有那幾隻爲了飢餓所脅迫在霜後落葉的林邊覓食的瓦

雀，喳喳的叫個不休，似乎是在掙扎着牠們的那垂危的生命！

「學校裏清潔比賽會，還是前邊李少爺得了第一獎賞呢。」

「吳太太家裏的小姐，不是第二嗎？人家的孩子也就是生成的有福氣呢。」

「張七嫂家裏的小福海，怎麼因為沒有到會，又幾天沒上學校裏去，已經被開除了嗎？」

「可是，怪可憐的！據說他娘兒兩個都在害病，孩子病得還不輕呢；他娘不是也沒到工廠裡去嗎？」

「張七嫂總算不錯——守節守得很乾淨哩，她男的不是死去了若干年了嗎？」

「那，那不見得，乾淨不乾淨？誰個看着她啦！你瞧她那麼窮呢，反正是……」

「……………」

x x x x x

幾天以後，張七嫂的影子又在工廠的門口出現了。伊的態度仍然是那樣的和藹，熱誠……；但只是在這酷烈的北風戟刺之下，更顯着她瘦了許多罷了。然而她對於她的工作却更加的努力，更加勤勞，像老牛一般的

能够吃苦，耐勞起來了……好像是對着一種未來的希望。抱着莫大的期圖似的——據說：未過許久，她孩子的新衣是穿上了。

一九三三年寫于西北樓

遊秦一囊

(1)

瓜子

詞三則：——

1 (一) 憶江南——旅秦途中：

長飄泊，

蟬蛸寄此生。

聞說春到五嶽長，

山光海影任弔憑。

肩風帶雨登！

(二) 遇超弟：

乍相見，

樂極反悲傷。

萬縷心情何由訴；

默視無言倍淒涼。

相聚也斷腸！

2、長相思——南天門：

登一層，

又一層，

白雲來往脚下行。

峯高碧天擎。

歌一聲，

嘯一聲，
羣山額點深谷應。
豪氣沖太空！
3、減字木蘭花——黑龍潭瀑布：
千仞絕壁，
倒懸白練何處去？
凝神靜觀，
恰似銀河落九天。
眼淚多少，
問你流到幾時了？
誰爲知音，
都是悠悠夢裏人！
x x x x x
詩一首：——
深夜古刹之鐘：
噓——噓——噓……

幾聲古刹的鐘響，
把我從夢中喚醒。
披衣起床，推窗外望——
呵！月兒正明，萬籟俱靜。
晶瑩的光波從樹叢裏透過，
地上現出了搖曳的疏影。
一陣夜風——
吹來了芬芳的花香；
和着淒切的簫聲。
啊——遊子的高興關情！

夜深人靜，

祇有我獨伴孤燈。

鶯聲大吠，

將我的心絃振動。

憑窗再望——

濃雲密布在天空，

雲隙裡隱約閃動着三五小星。

月兒呢？

藏在濃雲懷裏！

母親呢？

在故鄉甜蜜的夢中！

夜深人靜，

祇有我獨伴着孤燈。

泰安旅行雜咏

寫于泰安沖改于濟垣分校中

匆匆

(一) 津浦道上

淡淡遠山疑是雲，

麥田黃綠更媚人；

五百遊客爭贊賞，

共恨駕着車太迅。

x
x
x
x

(二) 紅橋

遊人圍樓處，蒼松怪石邊，

憑欄覽美景，泉水聲潺潺，

(三) 十八盤

兩峽間處十八盤，

歷代遊人皆稱難！

腿足酸痛汗且喘，

苦盡自有快樂還。

x
x
x
x

(四) 日觀峯

谷風習習雲霧集，

羣山靜嶺爭伏起。

遙望東北敵寇處，

奇恥大辱何時洗！

x
x
x
x

(五) 捨身崖

萬仞削壁真天險，

驚人心懷不敢觀，

問君果欲去捨身，

不如瀝血山海關！

x
x
x
x

(六) 黑龍潭(寄調長相思)

山綿綿，水澌澌，高流飛奔入山澗，水

花四處飛。

x
x
x
x

水滔滔，雲飄飄，遠觀瀑布似雲梢，疑

此是仙郊。

二十二，四，四，於泰安三中。

校聞

本校春李運動會之勝況

本校為鼓勵同學運動與會并選拔參加第

十七屆華北運動會山東競賽預選選手起見

，於本月二十二日假省立民衆體育場開全校

運動大會。是日午前八時開始運動，共十四

項，惟時南風大作，塵砂撲面，作壁上觀者

仍極踴躍，而運動員之勇氣，更因之倍增，

至十一時略事休息，午後復繼續運動，至

三時許，急雨驟來，始行停止，僅餘標槍跳

高兩項未竟，日內即行補開云，茲將運動成

績，列表於左，

項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成績
百米	郭春田	徐振溪	司有振	邢天柱	1-5
二百米	郭春田	陶永莊	王家驥	司有振	2-5
四百米	王家驥	張兆禮	莊式範	孫震	1-6
八百米	胡文濱	賈連仁	錢文濤	張兆禮	3-3
千五百米	朱化時	薛訓起	何毓賓	劉汝良	5-5
二百米低欄	田兆先	尹承伊	衣思敬	安宗良	3-4
百米高欄	田兆先	尹承伊			
十二磅鉛球	谷昭	陳九隆	李文翰	馬秉南	11-29
鐵餅	谷昭	高義文	張玉桐	馬秉南	32M44
跳遠	林英斌	張文山	丁仲英	馬兆貴	6M25
三級跳遠	王慶斌	范兆俊	劉國傑	白永孝	12M49
撐竿跳高	白永孝	邢天柱	莊桂森	莊式範	2M23

第九次校務會議記錄

時間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六點

地點 校長室

出席 于笑川 李致美 張尊三 蕭江翰 張超人 王玉川 楊方千 王喬英 袁雲寧

主席 于笑川 記錄 王遠峯

一、報告事項(從略)

二、討論事項

1, 本校學生種牛痘, 應請何處醫士來校施種案。

議決: 函請省會公安局派醫來種。

2, 師四畢業考試, 應於何日舉行案。

議決: 自五月十五日起舉行。

3, 師四參觀分組及各地點, 應如何規定案。

議決: 分為兩組, 第一組參觀有京無錫蘇州三處, 第二組參觀南京無錫蘇州上海杭州五處

三、讀議決案

四、散會七點

附屬第二小學訓育大綱

(續) 醒華

五、訓育方法:

1. 全體訓練:

A. 學生體操:

訓導兒童完全服着教師的主觀, 是不科學的, 也是不合兒童身心發育程序的, 本校有鑒及此, 乃由全校學生共訂學生信條十則, 以作遵守的標準, 如此施行, 雖不能概括

學生的一切行動, 然亦可看出他的研究, 本

並切比較適合於科學方法及兒童心理, 本校

訓練兒童, 即根據這種信條, 以作實施的標準。

(未完)